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 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子弹征服野兽

（哈萨克族）乌玛尔哈孜·艾坦 / 著

（哈萨克族）哈依夏·塔巴热克 / 译



作家出版社

子弹征服野兽

（哈萨克族）乌玛尔哈孜·艾坦 / 著

（哈萨克族）哈依夏·塔巴热克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子弹征服野兽 / 哈依夏·塔巴热克 译.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5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 民译汉专项

ISBN 978-7-5063-7999-1

I. ①子… II. ①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5728 号

子弹征服野兽

作 者: 乌玛尔哈孜·艾坦

译 者: 哈依夏·塔巴热克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张绍锋 郑 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175 千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99-1

定 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两条腿对一个生灵来说，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两条腿不是用来爬行的，而是用来直立行走的。人们的那两条腿——那两条一辈子都承受着全身的重量，带着自己四处游走的腿，在它们的跟腱还坚韧、骨骼还强壮的时候，有谁对它们给予过足够的重视呢？！

可是这又能怨谁呢？是怨真主吗？还是怨自己呢？很久以来，这个结就像一块大石头死死地压在阿赫塔格斯的胸口，就像刺猬的尖刺一般扎痛他的心儿。这位老顽童独自一人身处深山中，凭借只有爬虫才会使用的无数次伸展和收缩身体的方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爬上了咫尺之遥的那个山梁。

阿赫塔格斯所坐在那个满是突兀尖利石头的山梁正好位于三条小河交汇处黛色深谷的上游一带。坐在这里，周围的一切可以尽收眼底，从四面八方延伸而来的山峰和低矮狭长的山坡挤在这里互相冲撞汇合。以往阿赫塔格斯会按照自己的老习惯像抻开已经熟好的皮子一样，浏览了自己目光所及之处的所有沟沟壑壑，然后用情感的鼓风机吹动满腔的喜悦与悲伤，并长长地叹一口气。可是，今天他却没有这样做，他也不想花什么心思去展望未来。当他回过头来张望的时候，看见那头独角小黄牛从自家上方长满了白桦和水曲柳的狭长山谷那边

露了一下臀部，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两头小花牛犊则被拴在远处的木桩子上。由于每年秋天人们都会抽出几天时间在远处的山崖一带焚烧茴茴草，所以山崖被烧成了赭红色，就像熏燎的岩羊胸脯肉一样。父亲留下的老木屋的屋顶长满了秋天已经变得焦黄的簇簇蒿草。它看起来不像一座房子，反而像一个突兀的小土包。无论他是一个多么木讷的人，一个落落寡欢不合群的人，此时此刻，他都非常渴望对一个人倾诉自己的满腹心事。可是在寂静荒芜的大山里，又有谁来聆听阿赫塔格斯的心事呢？

从前，有不少能言善辩的年轻人经常光顾这里。他们一边吃着炒岩羊肉，喝着醇香的酸奶，一边与阿赫塔格斯聊天谈心。如今，他们也不来了。阿赫塔格斯久久地坐在原地，却始终没有听到任何动静，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惊讶——“他们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他们都搬到远方去了吗？……记得当年流行伤寒病的时候，多少人家的顶毡还没有来得及打开便举家毙命。这会儿，河对面那三顶毡房的顶毡也是盖着的，旁边那两顶帐篷也寂静无声。那些平时总是拉运松树的拖拉机和繁忙的人们一夜之间全都安静了下来，切割一根根松树干然后像摆放火柴一样将它们整齐地摆放在路边不是什么大事。“他们扔下这些忙碌的事情，都跑到哪儿去了呢？……难道我的不幸也降临到了他们身上吗？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阿赫塔格斯想看看平原一带，可是层层叠叠的山峦和突兀尖利的乱石仿佛拒绝他去张望似的横在面前。“山崖那边又发生什么事儿呢？”

在这个世界上，即便是一只蚂蚁，都会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他，尽管已经瘸了，但是和蚂蚁比起来，毕竟还是一个人啊！他跪坐在那里，使劲地滚动一块大黑石头，那块石头看上去甚至还有点像他自己，难道他想打破荒芜的山峦令人窒息令人厌倦的寂静？就像那条颇具哲理的谚语：石头只在落下的地方显重。那一块世代代无忧无虑地躺在那儿的黑石头，顷刻之间就失去了自己的神圣驻地，滚下了山坡。

石头还在滚动，起初慢慢地滚动着，然后渐渐地变成了跳动，一跃一跃从五米跳到十米，进而跳到了三十米，好在途中没有碰到会阻碍它前进的石头，只有那长满青草的阴坡承受着石头的冲击，但依然保持着天生的冷静。到了最后，那块石头撞到了对面的岩石，才被撞得粉身碎骨，将自己那些碎片交给了山下的急流，在寂静清新的空间留下了一丝回声。

阿赫塔格斯张大了嘴巴跪坐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他好像在为那块已经“死去”的石头举行悼念仪式似的，并忘记了自己究竟是为什么才滚动了刚才那块石头的。

在这样一个没有可以按动的电动按钮，没有可以拨打的电话。荒芜萧条的峡谷里，对一个瘸子来说，除了用这个办法之外，还怎么能从万丈山崖那边听到些许声息呢？这个响声不是人发出的，而是人利用大自然中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所做的物理运动发出的响声。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种创作啊！

* * *

正午时分，工人们吃完了午饭，准备去上班。这时，有两个人从一辆疾驰而来的灰色羚羊一般的小轿车上跳了下来，对在场的人们宣读了司令部的战斗命令。您说说看，这是宣读于1958年那个每个人都激情烈烈严阵以待的日子里的一条命令，它曾经使每一个人激情万分，鼻翼翕动。这是一个蒸蒸日上万事待兴的年轻社会，犹如一个从未受挫无所畏惧的少年。这是满怀憧憬和冲动的青春还是忠贞不渝的信仰？总之，每一根血管中都奔流着犹如沸腾的钢水一样的激情，每一张脸庞都散发着赤红的光焰。

松树什么时候都是松树，真主创造出的这个东西，郁郁葱葱地生长在每道山谷中，它们总会挺立在那里。将它们砍伐下来，拉到这个地方，然后摆放整齐有什么难的？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并不是凭借砍

伐松树建立起来的，我们也不可能凭借砍伐松树来赶超英美。让我们想想，松树能创造出钢管和钢条吗？松树能用来烧火加温锻造钢铁吗？社会主义需要的是机器，而机器又是靠什么运行的？当然是靠马达运行的。马达不是木盘、木盆或者牛车的车轴，也不是唐吉可德的风车，我们需要钢铁，钢铁就是鲜血，钢铁就是生命……

这是什么样的证据！又是什么样的逻辑啊！这是从忠诚炽热的心灵产生的纯洁的逻辑，与这条逻辑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为了那一堆堆如山一般高大的松树干付出的劳动，付出的热情，顷刻间都变得毫无价值。所有人的胸中都燃烧起了一团火，犹如赋予全世界以生命的普罗米修斯神火一般在闪闪发光。每一个生命尚存的人都手握这样一把火，他们犹如驱赶半夜来袭的狗熊一般，激情四射斗志昂扬，惊退了以往的安稳生活和传统习惯。一声号令传来，谁会甘落人后呢？俗话说：只要有庆典，连骷髅都会滚着去参加。顷刻之间，那些已经整装待发的清一色小伙子们听到口哨声之后，便将已经萧瑟荒芜的秋草场抛在了脑后，犹如候鸟一般“呼”的一声振翅而飞。

不久前才来到这里落户，总是看别人脸色行事的外来户萨特别克却被排除在了这个行列之外。

当有人提出必须留下一个人来看护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名字被第一个提起。全民一致行动准备将“钢铁皇帝赶下台”的时候，这个德才兼备、年轻有为的萨特别克为什么受到了排挤呢？其中的原因大家了若指掌，萨特别克自己也心知肚明。

当众人渐渐散去，周围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坐在自家帐篷外的松树干上，心想：都说靠门边有座位就别往正堂挤。总会有办法的。然而，他心中不免产生出了一丝朦胧的孤独感和委屈来了。山涧传来了岩羊的一声声叫唤，斜对面山崖的一处峭壁上，站着一只头上长着巨大犄角的雄性岩羊，黄昏的阴影和大山阴面的山崖仿佛正向它的身上

倒去。再往这边是层林尽染的景色，秋色显得更加浓重，更加苍茫。

山谷的河水依旧咆哮，飞流倾泻，仿佛想从这萧条荒芜的山谷逃出去，逃到一个宽广平坦的绿洲。

人的心情像一个谜团，它有时像多变、敏感又美貌的少女，有时又像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有时又像默默耕作坚韧不拔的犍牛，或者像得到很好调教的山鹰，或者像傍晚时分天边那一朵变幻莫测的云彩。归根结底，人就是野兽，这个野兽能包容一切，把一切都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然后，经过一番加工修饰，再将它们展示出来，就像从玻璃器皿中看到的那样耀人双目。大自然本身所具备的纯洁和美丽有什么罪过呢？如果没有飞禽、森林、江河、大山、悬崖和石头能行吗？你必须喜欢它，并且享受它才行啊！如果你对这些东西产生了厌倦之情，那么你不该责怪自己精神世界中正在作祟那个怪物，反而会怪罪无辜的大自然吗？

萨特别克在那棵松树干上坐了很长时间，沉浸在了黄昏时的一片昏暗之中，思绪也逐渐变得昏暗起来了，他的内心世界在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这恐怕只有真主知道。萨特别克先生，岩羊为什么会在黄昏的时候叫唤呢？

漫无边际的思绪将萨特别克逼上了绝境，孤独是什么？孤独就是形影相吊，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出现在了眼前。“城市里哪儿有我的立足之地？而上学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啊？自己的同龄人都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孩子。我用了十六年的光阴上学，现在已经二十五岁了，活了四分之一世纪，却混到了这么个地方……

当年，他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大学生物系的，最后，竟然鬼使神差地来到了野兽和植物的故乡，犹如一只乌鸦一般在荒山野岭游荡，孤身一人。这个智慧的生灵现在在想什么？他的内心燃烧着什么样的悔恨之火呢？他曾经无数次捶胸顿足，悔恨万千。当群星闪烁，皓月当空，山谷的黑暗越来越浓，吞噬着仅剩的微弱光线，夜色

将自己大块大块的阴影从两岸不停地倾泻到湍急的河流之中的时候，萨特别克站起身来走进了帐篷。

当鹧鸪从遥远的山崖那边传来的鸣叫声更加凄苦的时候，萨特别克蒙蒙眈眈地入睡了。犹如听着母亲柔美的摇篮曲入睡的婴儿在歌声戛然而止的时候会突然醒来那样，当天色逐渐放亮，鹧鸪的鸣叫声戛然而止的时候，萨特别克也从梦中醒了过来。还是那些无边无际的思绪，还是那种苦涩的滋味，还有疲惫、劳累和瞌睡都纠缠在一起，使他的思绪变得混乱不堪，最终变成了犹若伤寒病人高烧时的胡言乱语：“为了生存而斗争……，人就是理智的野兽……，快乐……，义务……，时间……，梦想，……人……，财富……，野兽的遗传……，适应气候环境……。”

山谷那边传来的非常陌生的轰鸣声使萨特别克从思绪中清醒了过来。他跑出门外时，突然看见犹如一颗炮弹一般从对岸飞滚而来的大黑石头，那块石头冲击速度之快，力量之大，还有它最后落到河边的撞击力，犹如炸弹爆炸一般震动了这一带。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之后出现了一阵安静，所以并没有引起萨特别克足够的重视。

“这么高的山，石头肯定会时不时地落下来吧？”这时，萨特别克一眼瞥见阴坡山顶上站着什么东西，那是一个犹如一只竖立在洞口的旱獭一般的生灵。然而，由于那个东西站在稍微低于山顶与天际相连之处的地方，所以很难辨认它是什么样的生灵。现在，那个东西又沿着山顶朝上爬去了，它无疑属于四肢类哺乳动物，也许是一只旱獭，或者是一只狗熊？看那模样，像一只小熊崽儿。

那只哺乳动物就这么一直往上爬着，一直爬到了山坡的最顶端。然后，它又像一只旱獭一样挺直了身体，警觉地打量着四周。

那是一个人，原来那是一个人！与巍峨的大山、笔直的山岩、陡峭的悬崖、奔腾的河流、高大的松树相比，他简直就是一个小圆点。这个渺小的人儿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竟然爬到那么高的地方

去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呢？！难道他这是想向全世界证明点什么吗？他不停地冲着天空挥舞着一顶破帽子，仿佛在叫谁。站在山谷的萨特别克这个可怜虫，这个陌生孤独的家伙又能帮他什么忙啊？……他为什么跪在那儿？为什么不站起来呢？如果他站起身来，叉开双腿笔直地站在那陡峭的山崖上，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好看的姿势啊。管他呢，好在那并不是一只旱獭，而是一个人。在这一天，对孤独的萨特别克来说，这也是一种莫大的精神安慰呀。这时，他浑身都被一股慌乱的情绪所控制，他急忙跑进了自己的帐篷，很快又跑了出来，然后从下游的那座桥过了河，沿着山坡开始往对面的山顶上爬去了。

* * *

阿赫塔格斯用手将自己那双没有直觉的腿摆放好，然后斜侧着身体坐到身边的一块石头上，他开始投入到山里人特有的爱好中去了，开始从远处一路回望。远处是永恒的皑皑雪峰，它们犹如白银一般闪闪发光，刺痛人的双目。从雪峰再往这一边看过来，就是被积雪覆盖着的色彩斑驳的山坡，犹如一头头黑白相间的大花乳牛在徜徉。那些白色就像镶嵌在黑毡上的一块块白毡一样，看上去是多么洁白纯净啊！仿佛有人在黑色的山体上用手粘贴了一处处白色一般，那么鲜亮！抑或那是花斑鸭的白色翅膀？要不就是写着安拉真言的一片片洁白的纸张？这样的白色完全可以满足口干舌燥之人心中的焦渴！

阿赫塔格斯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之后，便静静地坐在原地纹丝不动，那副模样就像要将如此甜美的享受完全吸收到自己的体内去一样。他狩猎整整有四十年了，有着大自然赋予的极其灵敏的听觉，他连一根被折断的树枝和一块石头掉落的声音都能清楚地分辨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朵突然捕捉到了一种异样的响声。那顶多不过是一块髀骨大小的石头吧，真主却让他听见了远在五百米以外的这块只

有髌骨一般大小的石头滑落时所发出的响声。当他猛地转过头朝身后张望的时候，看见悬崖脚下有两只雄性岩羊互相抵着对方一动不动地僵在了那里。它们清一色都是青灰色，这可怜的生灵，在这充满惊恐与不安的生存环境中，为自己挑选了这种青灰色的外衣，仿佛就是为了藏匿于巍峨的天山青灰色的山峦之中。那两只雄性岩羊就那么纹丝不动地僵在那里融在了青灰色的山岩之中，它们的那副模样，恐怕除了这位瘸腿的老猎人之外，再也没有谁能分辨清楚了。

阿赫塔格斯耐着性子数了一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那边足足有近百只岩羊。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姿态一样，并面朝同一个方向并排站着的一只岩羊。他知道这是它们遭到了人类的惊扰，心有余悸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的画面。如果这些岩羊能开口说话，它们一定会说：世界上所有的坏事，都是由那些没有廉耻没有良知，扁扁的脸上没有一根绒毛，额头上长着一双硕大的眼睛，与任何生物都不一样，仅仅依靠两条后腿行走的怪物所为。对它们来说，这种长着两条腿的怪物，恐怕比恶狼还要可怕吧！它们没有逃掉，可能就是因为阿赫塔格斯这个怪物不是用两条后腿走路，而是用四肢像黑色的旱獭一般爬行的缘故吧！然而，也不能太轻信这只黑色的“旱獭”，刚才就是这只“旱獭”，用自己的两条前腿将一块安静地躺在山坡上的黑石头推着滚落下去的，当那块石头滚下山谷发出的声响震撼了整个山谷的时候，小鹿和岩羊都吓得逃进了森林，小鸟惊恐地飞上了天空，岩羊逃上了山崖。现在看来，可怕的倒不是那个黑色“旱獭”的那双后腿，归根到底，最可怕的还是那两条前腿。从前，让他弓着身子，射出子弹，发出“嗖”的响声，射死任何可以看到的生灵的就是这两条前腿。而当人们坐在高大挺拔的松树底下，来来回回晃动手中的电锯，让一棵棵松树轰然倒下的也是这两条前腿。

这个可怜的瘸腿老头儿，仿佛感受到了这一切，便将自己的双手放到胸口，背靠着一块巨石静静地坐在那里，目光越过那一群岩羊所

在山崖，投向蔚蓝清澈的天空，久久没有挪动视线。对他来说，仿佛地面上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景色，他就那样凝视着蓝天，可那里有什么可看的呢？自从他失去了两条腿变成了残废，失去行走能力以后，每当他想到真主，或者忧伤绝望的时候，他总会爬上那座山坡，并静静地坐着，嘴里偶尔还会嘀咕一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他那是在做祷告还是在自言自语，他从来都不会将自己对天空说的话告诉别人。只有当他对着高耸入云的山峰，或者茂密生长的森林说话的时候，尤其是对猎物说话的时候，才有可能听清他说的一两句话。

“可怜的生灵！”他嘀咕了一句。这时，他那惊恐的眼神已经滑落到了山崖上，“它们不会伤害任何人，是造物主创造出的最憨厚的生灵……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是个废人了……可谁知道呢？……它们会宽恕我吧！但愿它们的诅咒不要伤及我的孩子们……谁知道呢？我总是对孩子们唠叨……你们只能猎取自己够用的份额，那是真主赐予的福祉，但不要眼红，滥杀它们……。俗话说：父亲的心在孩子身上，孩子的心却在外面。谁知道呢？……我的父亲在临终前曾经跟我说：‘孩子，不要滥杀那些憨厚老实的生灵！’从那个时候算起，我整整狩猎三十年，而且猎杀的还全是岩羊。它们会宽恕我吧！……如果按每年至少猎杀五十只岩羊来算，那么我总共猎杀了一千五百只岩羊，再加上一部分因为受伤而死的岩羊，少说也有两千只了吧。如果将那两千张青灰色的岩羊皮摊开，恐怕会铺满整个山谷吧！那它们的鲜血、骨骼，还有头骨呢？……”

当他用那双硕大而负罪的眼睛再次眺望辽远的天空，准备嘀咕的时候，仿佛突然听见了无数只岩羊踢踏地面的蹄声，感觉自己当年滥杀的那些青灰色岩羊正朝自己飞奔而来。他很快回过神来，静静地坐在原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切。他仿佛听见那些岩羊犹如蘸水笔的笔尖一般灵巧的蹄子飞奔而来时所发出的响声，那声音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它们沉重的喘息声也近在咫尺。

那只领头的黑灰色雌岩羊跑在队伍前面一丈远的地方，当它跑到阿赫塔格斯后边的时候，突然发出了“噎”的响声，便带领身后的岩羊群转向了另外的方向。这是阿赫塔格斯多年来一直都很习惯的响声，对他来说非常熟悉。他一生都与野兽和飞禽一起度过，所以，他能模仿雄鹰、渡鸦、狗熊、鼯鼠、秃鹫、旱獭、喜鹊等野兽的叫声。当他学着恶狼嚎叫、狐狸凄鸣、岩羊欢叫的时候，这些野兽都会被他所迷惑，以至于最后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阿赫塔格斯怎么都搞不明白，当这群岩羊碰到突发事件的时候，那一只黑灰色雌岩羊是怎么发出那一声报警一般的响声——“噎”！也许它弄响了自己的上颚吧，那可是山中野兽坚硬的上颚啊！习惯了食用煮熟的鲜肉柔软上颚的人怎么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这些年来，阿赫塔格斯开始信奉这样的信条——狗要是有人，狼就会有造物主。也就不再欺负野兽了，他尽可能地远离它们，不去打搅它们安静的生活，否则，当他看见这些肥硕健壮的黑灰色雌岩羊的时候，恐怕就会因为手中没有一杆猎枪而遗憾万分。看着它们的体魄，他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它们长满肥肉的肋骨了。事实上，这群岩羊中最肥硕的就是这一只黑灰色雌岩羊了。平时，每一群岩羊的组成是不一样的。当危险发生时，它们会从一个地方逃向另外一个地方，带头的往往是那一年没有生产的空怀雌岩羊。由于那些带着羊羔的雌岩羊整个夏天都在照看自己的孩子，它们已经习惯瞻前顾后，所以不会带头冲到前面。而雄岩羊的情况又另当别论，它们的任务就是紧跟自己的驿队，不要落下。所以，除了那只青灰色雌岩羊之外又有谁能带领这个队伍前进呢？它的身躯就像没有生产过的母马一般匀称饱满，它背上的鬃毛犹如黑色水獭的毛皮闪闪发亮。尽管阿赫塔格斯已经放下猎枪，不再打猎不再作孽了，但是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凡人，当他看见如此美丽的野兽时，怎么可能控制自己喜形于色的情感呢？那双苍老的眼睛一饱眼福，他好久以来都没有这么靠近过它们了，他甚至看

清了那些有着花白后背的老岩羊犄角上一截截纹路，它们那惊恐的眼睛变得通红犹如燃烧的火焰。今年刚刚两岁的雌岩羊脸颊上的黑色皮毛，衬托着它的眼睛，使之显得幽黑，令人心生怜爱。他仿佛听见了那些老岩羊的骨骼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声音，那些年轻的棕黄色雄岩羊的皮毛还没有变白变硬。他仿佛还看见它们蹄子上柔软的黄色蹄毛随着它们奔跑的动作而摆动着。

阿赫塔格斯并不是今天才看见这些野兽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是如何机敏地逃脱的，并且绝对不会失去自己的方向。当它们沿着斜坡拐了个弯往上跑去，然后径直奔向山顶的时候，它们的方向就是远在高处的那个山崖，这一点对于老猎人和受惊的岩羊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阿赫塔格斯那张疙里疙瘩的棕红色皮革一般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自嘲似的微笑。这张很久都没有笑过的棕红色皮革，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收拢了起来。到底有什么可笑的？他是在笑自己，还是在笑这些野兽呢？

你们在说我是一个“残废”吧，阿赫塔格斯想到这儿，便刻意挺直了身体，尽量地爬到石头上，好让岩羊们看见自己。他毕竟是一个人，他为自己的残疾而感到些许羞愧。然而，不管他如何试图振作起精神，但这些岩羊好像并不害怕他，它们只是瞥了他一眼，然后平静地一边吃着草一边朝山上慢慢地走去了。

“可怜的岩羊们怎么可能知道如今的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也改变了，这些人所使用的武器也更新换代了啊！”阿赫塔格斯感慨万分地说了一句。

这句话后来变成了一长串低语，最终停下了来，这使阿赫塔格斯抬起了那颗沉重的脑袋，仿佛刚才还宁静得如一盆酸奶的故乡景象突然之间出现在了眼前，森林呼啸摇摆，山峦挤撞震动。在这深山老林里，那些贪得无厌的两条腿怪物所射出的黄色火药刺鼻的气味还没有散尽，那些铅质子弹所发出的诡秘响声也还没有传开。可能就

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野兽以为自己依然身处土枪土弹的时代。阿赫塔格斯差点对岩羊们喊道：

“你们不要掉以轻心，如今已经出现了一种叫铅弹的子弹，如果不出意外，很快就会到你们这儿来的，山下正在进行屠杀呢！”但是，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

野兽毕竟是野兽啊，它们怎么可能意识到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呢？竟然还在一无所知安然无恙地吃草，漫步徜徉。它们也不是今天才看到这个残疾之人——他根本走不出这片石头滩，更不可能直立行走，也不会弯下身子让枪发出“啪”的响声，除了一双发亮的充满惊恐的眼睛之外什么都没有。就算这个残废还能让枪发出可怕的响声，但射出的子弹也不可能到达三百五十米之遥啊。阿赫塔格斯也在想这个问题，他那杆由父亲传下来的黑色弯把猎枪所射出的子弹还没有射出三百米就落地了。不光是他的这杆枪，任何铅弹都飞不出这个距离，如果试图射出这个距离，那就是白费工夫，浪费子弹了。

岩羊们习惯如此准确地计算这段距离，这一点对阿赫塔格斯来说也不是秘密，在无数次重复经历灾难的降临和从灾难中平安生存下来的过程中，它们学会了这种技能。是土火药的时代，给它们留下了这样的传统。

“也许，”阿赫塔格斯想道：“在弓箭时代，猎物离人的距离恐怕不会超过一百米吧……铅弹的射程是三百米……而到了铉弹的时代又会怎么样呢？在使用那种枪时，就算你不调高准星，它也会击中七八百米以外的目标吧！那么，这些可怜的生灵必须学会和人类保持多远的距离才行呢？一千米吗？或者更远？在适应人类新的技能，并养成一种习惯性距离之前，会有多少野兽失去生命啊？那些可怜而无辜的生灵啊！但愿你们不要在铉弹的时代绝种！”

想当年，这个曾经的动物杀手，后来放下了屠刀，如今阿赫塔格斯的心受了伤，这个犹如折翼的鸟儿一般的家伙，他就像几百年前的

阿山海戈^①那样，陷入了深深的悲伤感叹之中：

失去尾巴和鬃毛，野马将如何生存？

没有双脚和双手，毒蛇将怎么存活？

两只雄岩羊相抵僵持了一阵之后，又后退了几步，当它们再次用犄角猛烈地撞向对方时所发出“咔”的一声巨响，将阿赫塔格斯从思绪中拉回到了现实中。

这是什么样的愤怒？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啊？那仿佛不是两只雄岩羊在相抵，简直就是两座山峰的冲撞，那究竟是勇敢的表现？还是它们在炫耀什么呢？或者是像欧洲绅士们的决斗呢？它们到底为什么如此拼命搏斗呢？它们是不是为了传宗接代才这样争斗呢？！

这个普通的山中老人一生都是在悬崖峭壁之中与野兽们一起度过的，尽管他并没有像别人那样对这种现象感到惊讶万分，早就知道雄性野兽之间存在这样的搏斗，但是这一次，他真的对这两只雄岩羊感到气恼。

他挺直了一下身体说道：“你们这两只傻瓜！你们为了微不足道的缘由而发狂发飙！”阿赫塔格斯说话的声音沉重而有力，仿佛不是在对岩羊们，而是在对人说。他那一声怒斥简直就像一个阿吾勒的长者在训斥那些饱饮柯莫孜^②之后斗殴的年轻人似的：“你们要是真有本事，就和人类去斗啊！”

两只雄岩羊仿佛听懂了他的话语，稍稍恢复了理智。此时此刻，他们仍然相抵，一动也不动，也许它们的脑袋都被撞晕了吧。阿赫塔格斯对那两只雄岩羊的气好像稍微消了一些，此时，他又将矛头指向了人类。他的双眼盯着头顶的天空，仿佛从那一望无际的蓝天看见了

① 阿山海戈：十五世纪哈萨克民族著名的歌谣家、宰相和探险家。

② 柯莫孜：经过发酵的马乳，是哈萨克人酿制的一种饮料，味道甘醇，营养丰富。

什么东西的影子，并对它说着什么似的。这是他第一次看着天空说话，好像子弹的杀伤力已经逼近了似的。人们为什么要制造使用子弹的枪支呢？

“我知道，”他的声音非常清晰，尽管他并不懂什么是政治、外交、正义或非正义的战争等等概念，但是，他的确能感悟到一些与之类似的东西，“人与人之间会相互仇恨，相互杀戮，并拼命想征服对方，而岩羊这样的野生动物呢？”我终于回答了世界上那些伟大的问题！——他为自己的这个想法而感到片刻的欣喜，虽然他很想自嘲一下，但很快又恢复理智，脸色阴沉了下来。那张棕红色皮子的两边稍稍皱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原状。他的注意力依然在那两只雄岩羊的身上。“雄岩羊与人之间是不可能发生战争的，它们也不会向人开枪，真主创造的这种憨厚老实的生灵，除了从地上捡拾果腹之物外，它们还有什么罪过呢？它们害怕你，会躲着你，它们甚至都不敢正视你的脸，它又不是你的敌人，即使想与你为敌，它又有什么武器呢？他不可能捡起一块石头扔向你，甚至不会用一根树枝来抽打一下你，它身上唯一的武器就是那对犄角。如果有能耐，你就去跟它抵一下，然而，它从来不曾用那对犄角伤害过什么人，而你却要用机枪来扫射它……那恐怕也得有个说法吧！……我早已经离世的父亲，愿他的亡灵能够得到安息！……而我自己！……”

他的脸色变得灰暗，眼神也暗淡了下来，厚厚的嘴唇微微地颤抖着，他仰起头看着正午明朗的天空，思绪再次转向了对真主的祈拜。

二

春天到来的时候，马凯斯坐到了瀑布中央的那块箱子般大小的黑色石头上歇脚。周围的环境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有时间。还是那条瀑布，还是那些石头，还是山崖下的那一簇接骨木。在瀑布落到最后一